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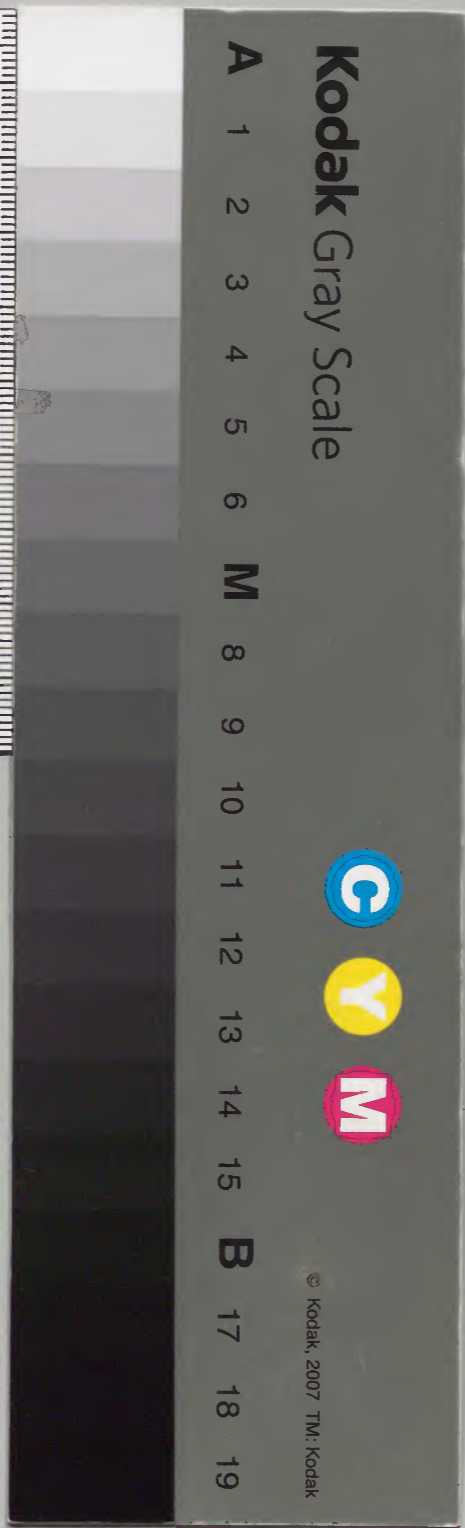
琅邪代醉編

十三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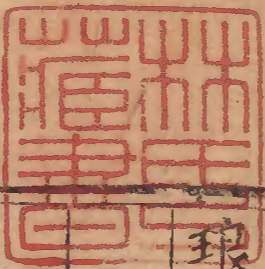
			一	漢
		八	八	書
	九	九	六	門
二	一	一	六	
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三		八	漢
〇		七	書
六	二	六	
架	冊	號	類

內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1876	
冊 數	20 ( 8 )		
函 號	308	65	



琅邪代醉編卷之十三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雲間方應選衆父父校

宗室仕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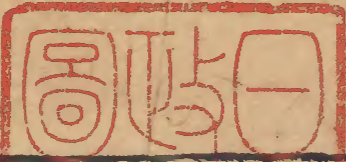
唐宋宗室得舉進士皇明典禮凡鎮國將軍以下有文  
武不堪備任用者量才授任不拘原定職名品級按國

初靖江王守謙出知東平州後宗室日驕無志於用

太祖之法弛矣皇明紀畧

蒞榜

唐人進士榜必以夜書書必以淡墨或曰名第者陰注



陽受以淡墨書者若鬼神迹也世傳大羅天放榜於  
藍珠宮故又稱藍榜李義山贈同年詩曰同記大羅天  
上事衆僊何日詠霓裳又放榜後必有一人下世者謂  
之報羅使

引試

宋朝引試率在八月中韓魏公當國日二蘇將就試黃  
門忽卧病魏公輒奏上曰今歲召制科之士惟蘇軾蘇  
轍最有聲望今聞轍偶病未可試欲展限以俟上許之  
黃門病中魏公每使人問訊既聞全安方引試比常例  
展二十日自後試科日並在九月後相國呂微仲語及

科目何故延至秋末東坡為呂言之呂曰韓忠獻其賢  
如此

殿試

宋朝舊制殿試皆有點落臨時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  
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經省試取中屢擯棄於殿  
試者張元遂以積忿降元昊為中國大患於是羣臣建  
議歸咎於殿試黜落嘉祐二年三月辛巳詔進士與殿  
試者皆不黜落迄今不改是因一叛逆賊子為士子無  
窮之利也

始謀錄

制科

故事制科分五等。上一二等皆虛。惟以下三等取人。然中  
選者亦皆第四等。獨吳正肅入第三等。至嘉祐中。蘇子  
瞻子由乃始皆入第三等。已而子由以言太直為考官  
胡武平所駁。欲黜落。復降為第四等。設科以來。止正肅  
與子瞻入第三等而已。故子瞻謝啓云。誤占久虛之等。  
其後有范百祿李廙亦皆入三等。楊升庵曰。制科入三  
等者。終宋世僅五人。而蜀居其四。蓋二蘇李范皆蜀人  
也。

### 詩賦

富公以茂材異等登科。後召試館職。以不習詩賦求免。

仁宗特命試以策論。後遂為故事。制科不試詩賦。自富  
公始至。蘇子瞻又去策。止試論三篇。熙寧初罷制舉。其  
事皆廢。

李文定在場屋。有盛名。景德二年。預省試。主司皆欲得  
之。已而乃不在選。主司意其失考。取所試卷覆視之。則  
以賦落韻而黜也。遂奏乞特取之。王魏公時為相。從其  
請。既廷試。遂為第一。

端拱初。宋白知舉。取二十八人。物論喧然。以為多遺材。  
詔復取。落下人試於崇政殿。於是再取九十九人。而葉  
齊猶擊登聞鼓。自列朝廷。不得已。又為覆試。頗惡齊。罷

訟考官賦題特出一葉落而天下秋凡放三十一人而齊乃在第一

宋朝取士猶用唐故事禮部放榜柳開少學古文有盛名而不工為詞賦累舉不第開寶六年李文正昉知舉被黜下第徐士廉擊鼓自列詔盧多遜即講武殿覆試於是再取宋準而下二十六人自是遂為故事再試自此始然時開復不預多遜為言開英雄之士不工篆刻故考較不及太祖即召開大悅之特賜及第

呂公著知貢舉密奏曰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意今來廷試乞出自宸衷惟以詔策咨訪治

道自是上臨軒惟以策試進士

呂氏家傳

### 經義

王林曰國初科場尚寬禮闈與州郡不異景德二年禮部言舉人除官韻外不得懷挾書策其中嚴誠是也而元豐貢院之火死者甚衆則是法不行也又試場所問本經義疏不過記出處而已如呂申公試卷問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所謂四者何也答曰對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人也義謹對試卷不謄錄而考官批于界行之上能記則曰通不記則曰不通問之中四通則合格矣其誤記者亦只書曰不而全

不能記答曰對未審謹對雖已封彌而無采譽望尤在  
觀其字畫可以占其為人而士之應舉者知勉於小學  
自騰錄之法行而字畫之繆或假手於人者肆行不忌  
人才日益卑下矣行卷之禮人自激昂以求當路之知  
其無文無行鄉閭所不齒者亦不敢妄意於科舉使古  
意尚存則如章子厚者豈容其應進士舉乎

### 穿鑿

熙寧始尚經術說詩者競為穿鑿甚為可笑如溱與洧  
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簡兮伊其相謹贈之以芍藥謂  
此為淫泆之會必求其為士贈女乎女贈士乎劉貢父

華江稽嘗曰芍藥能行血破胎氣此蓋士贈女也若視  
爾如菽貽我握椒則女之贈士也本草云椒性溫明目  
暖水臟故耳聞者絕倒予因憶近有說曹之鴟鳩篇者  
其儀不惑正是四國必求當時與曹連境為東西南北  
四國言之不亦麤類是哉

夢蕉詩話

### 燒尾

唐書言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蘇瓌為相以  
食貴百姓不足獨不進然唐人小說所載與此不同乃  
云士子初登科及在官者遷除朋僚慰賀皆盛置酒饌  
音樂宴之為燒尾舉韋嗣立入三品趙彥昭假金紫崔

湜復舊官中宗皆令興慶池燒尾則非獻食天子也其  
解燒尾之義迂誕無據然謂太宗已嘗問朱子奢則其  
來蓋已久矣唐時拜官例許進食昌容拜僕射獨無所  
進將作大匠宗進卿曰拜僕射不燒尾豈不喜耶昌容  
曰宰相主調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踊貴百姓不足臣  
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食者臣愚不稱職不敢燒尾  
何子容曰燒尾之義或謂虎化為人唯尾不化須為焚  
除乃得成人或謂魚躍龍門唯尾不化必雷火燒之乃  
成為龍或又謂新羊入羣為諸羊所觸火燒其尾則定  
封氏聞見錄載太宗問朱子奢以燒羊為對夫一宴之  
名何關大體而為說者誕漫不勝其異侯鯖錄石林燕  
語莫之能折衷焉而况非此類者聖經古史墜簡殘編  
經秦煨燼出漢杓鑿郢書而燕說之安得不紛紛於後  
世乎

曲江

曲江宴會今人但知唐進士故事不知始乃是下第舉  
人之會李肇國史補云曲江大會比為下第舉人邇來  
漸侈靡俱為上列所占向之下第舉人不復與矣所以  
逼大會則先牒教坊請奏上御紫雲樓垂簾觀焉時或  
擬作樂則為之移日故曹松詩云追遊若遇三清樂行

從應妨一日春勅下後人置皮袋例以圖帳酒器錢絹  
實其中逢花即飲故張籍詩云無人不借花園宿到處  
皆携酒器行其皮袋狀元錄事同點檢闕一則罰金曲  
江之宴行市羅列闌闌為之半空公卿家率以是日揀  
選東床據此則初不過為眊睩解悶之舉而後乃翻成  
佳會也

### 龍虎榜

今人以中甲科為龍虎榜起於唐正元中陸宣公主試  
試明水賦御溝柳詩得韓愈歐陽詹賈稜陳羽齊季若  
等皆天下孤儁偉傑之士號龍虎榜

### 私友

淳熙中起汪玉山知貢舉有一布衣屢黜於禮部心甚  
念之乃書約其會于富陽一蕭寺夜分密語之曰集此  
行或有貢舉當持相竿籠程文胷子中可用三古字其  
人感喜玉山既知舉卷中有胷子內用三古字者遂置  
之前列及拆號非其友人數日友人来見玉山責之曰  
何相負如此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不能就試何敢  
泄漏他人玉山終不釋然未幾以古字得者来謁因問  
之曰頭場胷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曰茲事甚恠不  
敢不以實對某之来就試也假宿于富陽某寺中間步



無下見一棺塵埃漫漶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于此丁  
年矣是夕夢一女子行廡謂某曰官入赴省試妾有一  
語相告頭場卷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幸勿相  
忘使妾朽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恠之遂用前言果叨前  
列近已往寺中葬其女矣玉山驚嘆此雖近於語恠然  
不可不傳足以祛人二蔽一則功名富貴信有定分無  
則雖貢舉者欲相牢籠亦不可得一則人發一念出一  
言雖昏夜暗室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之矣彼欲自欺  
於冥冥之中而曰莫予云觀者惑之甚者也

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鎖院坡緘封一簡  
令送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几上有頃章子厚二  
子曰持曰援者來取簡竊觀乃楊雄優於劉向論一篇  
二章驚喜携之以去方叔歸求簡不得知為二章所竊  
悵惋甚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模倣坡作方叔幾於閣  
筆及拆號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文意與魁  
相似乃章持而方叔竟下第出院聞其故大歎恨作詩  
送其歸謂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者是也  
其母歎曰蘇學士知貢舉而汝不成名復何望哉抑鬱  
而卒夫東坡拳拳於方叔如此然卒不能增益其命之  
所無反使二章得竊之以發身而子厚小人將以坡為

有私有黨而無以大服其心豈不重可惜哉○何子容曰國朝胡荅酒先生文集中載此事不知何從得來思考之鶴林玉露載之詳矣

元和二年崔侍郎知貢舉酷搜江湖之士將放二十七人及第潛持名來呈相府才見首座李公吉甫公問吳武陵及第否主司恐是舊知遽言吳武陵及第也其榜尚在懷袖忽報中使宣口敕且揖禮部從容遂注武陵姓字呈上李公謂曰吳武陵至是麤人何以當其科第禮部曰吳武陵德行雖即未聞文筆乃堪採錄名已上榜不得却馬雲溪友議

蜀中類試主司多私意與士人相約為暗號李璧季璋真季末二公皆以文名一時而律賦非所長鄉人疾姓者以能賦稱因資之以潤色既書卷不以示疾疾頗疑之將出門故少留候李出而踵其後至納卷所以小金牌與吏取視二李卷子策聯皆曰日射紅鸞扇風清白獸樽疾即於已卷改用之既而皆中選二李謝主司主司問此二句何為又以與人二李恍然他日偶有所聞終身與疾不協蜀樽

百篇科

吳士孫發嘗舉百篇科故皮日休贈以詩云百篇宮體

喧金屋一日官銜下玉除陸龜蒙亦有云直應天授與  
詩情百詠唯消一日成其見推於當時如此此科不知  
創於何代宋初亦無定制惟求應者即命試太平興國  
五年有趙昌國願試此科帝御殿出四句詩為題詩云  
松風雪月天花竹鶴雲烟詩酒春池兩山僧道柳泉每  
題五篇篇四韻至晚僅成十首方欲激勸後學特賜及  
第仍詔今後應此科者約此題為式中吳紀聞

自陳

故事南省奏第一殿試中過三名不及則必越眾抗  
聲自陳雖考校在下列必得升等吳春卿歐陽文忠皆

由是得升第一甲獨范景仁避不肯言等輩屢趣之皆  
不應至第十九人方及徐出拜命而退時人服其靜退  
自是廷試當自陳者多慕效之其後科舉當升等人其  
目不一有司皆預編次唱名即舉行其風遂絕

應不求聞達科

昔有德音搜訪懷才抱器不求聞達者有人逢一書生  
奔馳入京問求何事答云將應不求聞達科因語錄此與  
孝廉聞一知幾者何異士人奔競古今同然惜哉

戊與丁合及第

趙化成初舉進士夢皂衣人日子名化成成字戊丁也

項戊與丁合即及第其年果得第秘閣閑談

科目

漢時科目人知有甲科乙科而不知又有丙科儒林傳  
歲課甲科為郎中乙科為太子舍人景科補文學掌故  
景即丙也

父子狀元

庖言云父子狀元者惟宋梁顥及周耳余讀朱聖雜言  
云本朝父子作狀元者有安德裕與其子守亮張去華  
與其子師德其後狀元之子登科者極少從葉祖洽至  
沈晦十九榜六十餘年俱無子登科然則父子狀元宋

有三氏而庖言獨舉梁氏何耶○真宗東封六月放果  
園以下及第祀后土於汾陰放張師德以下及第魏野  
以詩和之封禪汾陰連歲榜狀元俱是狀元兒

兄弟狀元

兄弟狀元唐貞元七年閬州尹樞元和八年尹樞弟  
也

三世探花

父子孫探花李宗諤子昭遘十八歲瑣廳及第昭遘子  
果卿果卿子士廉皆不逾是歲凡三世俱為探花郎

三元

古儀雜錄載劉子欽江西人由省元至會元及將殿試  
解縉稱之曰狀元屬子矣子欽自負略不遜避縉乃密  
示曾蔡題意明日入對蔡策獨詳遂為狀元列十人後  
方及子欽後子欽名位亦不顯云又聞前輩言吾鄉王  
文恪公少年奉於鄉試禮部皆第一矣殿試對策復當  
作狀元商文毅公嫌其並已抑為探花嘗羨宋朝三元  
後先相望而我朝止一文毅公觀此乃知未嘗乏人顧  
所遇不同耳野史考誤云子欽非會元也是歲會元楊相  
皇明通紀洪武辛未狀元許觀池州貴池人鄉會俱第  
一建文中任至禮部侍郎死于靖難翁氏其妻也及二

女亦死節云願祖訓曰按此則許觀已三元矣當時之  
不傳想削藉而人不知耳

唐張又新人號張三頭謂進士狀頭宏詞勅頭京兆解

頭全唐詩話

升卷曰楊察成都人宋史稱其屬文雅致有體弟寘與  
兄齊名發解禮部廷試皆第一蜀士在宋世三元三人  
陳堯叟揚寘何渙也亦可謂盛矣而郡志不載

四元

王長公曰唐有四元崔延翰又為制科首也宋三元則  
王丞相曾揚學士寘馮樞使京金孟學士宗獻元王憲

僉宗哲我

明商少保輅若歐陽少師脩則本州及大學禮部稱三元而廷試乃第五非真三元也

五元

正和中張伯紀綱以三舍釋褐微廟親御崇正殿賜之及第碩知舉更書張克公等曰人言祖宗時有三元今綱係四元克公等對曰綱自本州升貢次公試次內舍校定次上舍合格次升補上等上舍皆第一人所以京師有五元之目上曰自來止說三元今張綱五處作魁必不是偶中當優獎之遂除大學博士綱金壇人其後

立朝有大節為世名臣

見坦齋筆衡

老狀元

淋齋間覽梁顥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啟曰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大公之二年容齋四筆云以國史攷之梁公以雍熙二年及第景德二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卒年四十三朝野雜記謂顥登第年纔二十二弇州卮言以顥傳辨之容齋之言是也然則顥實少年狀元耳侯鯖錄崇寧中狀元徐適宴罷瓊林作詩曰白髮青衫晚得官瓊林頓覺酒腸寬平康夜過無人問留得官花醒後看然則宋狀元之

老者徐公其首矣

清夜錄載詹義登科後解嘲詩云讀書盡詩書五六擔老  
來方得一青衫  
人問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  
鶴林正靈載紹興中黃公度榜第三名陳脩唱名時高  
宗問年幾何曰七十三問幾子曰未娶遂詔宮人施氏  
嫁之時人戲曰新人若問郎年紀五十年前二十三清  
波雜誌又謂閩人韓南談資陳脩福州人解試四海想  
中興之美賦第五韻云葱嶺金堤不日復廣輪之士泰  
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高宗親書此牒粘之殿壁

幼敏

曹彬生周歲父母以玩具羅于席觀其所取彬左手提  
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

白樂天始能言試指之無二字能不誤微之

桓彝見謝安石四歲時稱之曰此兒風神秀徹當繼踪

王東海文字志

祥符八年以童子蔡伯希為秘書省正字伯希年四歲  
誦書百餘篇上召入禁中應對周詳所誦精習因命以  
官

呂嗣興孝宗朝四歲授從政郎為皇孫榮國公伴讀後  
亦無聞

到鏡字圓照。既子五歲，口授為詩，婉有思致。位太子舍人，作七語文，甚美。梁書

蘇頌

蘇頌年五歲時，裴談嘗過其父，頌方誦庾信枯樹賦，避談字諱，因易其韻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愴江濤。樹猶如此，人何以任。皆歎異之。

黃庭堅

黃庭堅年五歲，已誦五經。一日問其師曰：人言六經，何獨讀其五？師曰：春秋不足讀。庭堅曰：於是何言也？既曰：經矣，何得不讀？十日成誦，無一字或遺。其父庶喜其警。

悟欲令習神童科，舉庭堅竊聞之，乃笑曰：是甚做處。庶尤愛重之。八歲時，有鄉人欲赴南宮試，庶率同舍餞飲，皆作詩送行。或令庭堅亦賦詩，頃刻而成，有云：君到玉皇香案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謫在人間今八年。晁氏客語

王思範瞻六歲時，從師讀書，有伎經門，同業皆出觀瞻，獨不視習業如初。從父僧虔曰：太宗不棄寄之，此子

劉孝綽七歲能屬文，舅王融深賞異之，與同載以適親友，號曰神童。南史

唐肅字叔元，錢塘人。錢鏐時，七歲能誦五經，名聞中國。後與孫何下，謂遊學者慕之。官至龍圖閣待制，駱賓王



七歲能賦詩

道旁李

王戎年七歲時嘗與諸小兒遊曠看道邊李樹有子板折諸小兒競走之惟戎不動人問之答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李安期百藥子也七歲能屬文對高宗曰此見公卿有所薦進皆目為朋黨所以人人爭禁默以避謗若忘其親讎惟才是用誰敢不竭忠以聞

宋賈黃中七歲以童子及第李昉贈之詩曰七歲童子古所難賈家門戶有衣冠千人科第排頭且五部經書

頌舌端

郭忠恕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國初不仕太宗聞其名召為國子監主簿

楊大年六歲學吟詩七歲能屬文十一歲以童子召對試詩賦五篇頃刻立成送中書再試喜朝京詩有願秉清忠節終身立聖朝之句太宗嘆異以為秘書省正字  
王元之七歲能文畢文簡竒之一日太守席上出詩句鸚鵡能言爭似鳳衆莫能對元之書其下曰蜘蛛雖巧不如蠶文簡曰經綸之才也

孔穎達八歲就學誦記日千餘言

謝蘭八歲為春日閒居詩有風定花猶落之句裴季老  
秀河東聞喜人有風操八歲能著文叔父徽有聲名秀  
年十餘歲有賓客詣徽出則過秀時人為之語曰後進  
領袖有裴秀晉書

何妥

何妥八歲時遊太學顧良戲之曰汝姓是荷葉之荷為  
河水之河妥應聲曰先生姓顧是賃雇之雇為新故之  
故

劉之遴

劉之遴字思貞涇陽人八歲能屬文十五舉茂才對策

沈約任昉見而異之梁書

崔英

崔英年九歲符堅問卿讀何書曰孝經堅曰有何義曰  
在上不驕更問有何義曰上愛下下敬上堅曰卿好去  
年十七用為大夫英曰日月可重見陛下至尊不可再  
覩士或可用何在後期堅曰勤好學待十七必召卿也  
及期拜諫議大夫外史

六十不娶

華寶父從軍時寶八歲其父語寶曰吾還當營婚冠值  
咸陽喪亂吉凶兩絕寶年六十不冠娶舉言流涕孝子傳

稱象

孫權獻大象於魏祖祖欲知其斤數問用何術稱之群臣以下莫有對者時祖少子蒼年九歲曰置象舟中刻至水處秤他物較之即知也祖大奇之

吐唾

王右軍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一日大將軍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言逆節之謀都忘右軍在帳中右軍既聞所謀自計無活理乃剔吐汗頭面被褥詐熟睡論事造半方憶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縱橫信其實熟睡於是得全時人稱其有智

岳柱年八歲時觀畫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岳遂指陶母手中金釧詰之曰金釧可易酒何用剪髮為也何大驚即易之

張九成八歲誦六經通大旨父積書坐旁命客就試公答如響諸老目為奇童

班固九歲能屬文

范質字文素母張以夢人授五色筆而質生九歲善屬

文

元豐七年賜饒州童子朱天鈞五經出身天鈞年九歲

禮部試誦七經皆通上召入禁中取經試之隨句即誦  
賜錢五萬使買書以歸戒無廢學長編  
謝惠連十歲能屬文嘗為雪賦

盛孝章逢一童容貌非常恠而問之是魯國孔融時十  
歲餘下執融手載歸舍便結兄弟升堂拜親會稽典錄

順帝時左雄為尚書時汝南謝庶河南趙建年始十二  
各能通經奏拜為童子郎

任延字長孫年十二為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  
名太學太學中號為神童

朱勃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馬援兄况勃衣方領能矩

女言詞嫺雅援財知書見之自失况慰之曰朱勃小器  
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及援為將軍封  
侯而勃位不過縣令

虞詡十二歲通尚書為朝歌長  
辨年號

朱梁張策年十二父同嘗浚其泉井得鳥耳有篆曰魏  
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干造製作奇巧同甚寶之策時

在傍徐言曰建安二十五年曹公改元為建康其年十  
月文帝受漢禪始號黃初元年無二月矣鳥文何繆與

同大驚亟遣取魏志展讀果驗宗族奇之

咸平二年令秘書正字邵煥於秘閣讀書從其請也秘閣讀書自煥始煥嘗以童子召對賜帛遣歸是春復召至京師上令賦春兩詩援筆立成遂命以官時年十二又十月召饒州童子朱天申對於睿思殿賜五經出身天申天鈞再從兄禮部言天申年十二試誦十經通也

長編

司馬朗十二試經為童子郎漢書

黃琬以瓊孫為童子郎漢書

臧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漢書左雄並奏童子郎注

漢法孝廉試經者拜為郎年幼才雋者拜童子郎

柳偃年十二見梁武帝帝問讀何書對曰尚書又問有何句美對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蘇世長十歲上書周武帝帝問讀何書對曰治孝經論語帝曰何言可道曰為國不侮鰥寡為政以德溫公曰夫人當孩提相聚嬉戲曾隊免之不殊也及年至十二三頭角稍相踈矣乃於此時即能諳誦典籍尋繹其義進趨巖廊之間雍容答問之際且能勉君以德為政與夫愛民之事雖碩學宿儒之對不是過也自古能以幼慧聞者多矣未有如二子之言為可用也回視世上兒子豈不徒紛紛乎諸史

偶論

良日代卒編

杜安字伯夷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

褚陶字秀雅錢塘人聰慧絕倫年十三作鷓鴣水碓二賦死陵嚴仲弼見而奇之曰褚先生復出矣

崔駰十三通詩易春秋

荀爽字慈明十三能通春秋論語橋玄稱其可為人師

長張璠漢紀

何武年十四五益州刺史王褒使辨士王褒頌漢德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三篇令武與成都揚履衆等共習歌之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求通達茂異士召見武等於宣室賜帛羅武詣博士受業

謝奉字言揚十四贈沈約詩為約所賞南史

景德二年拱州進士晏殊年十四大名府進士姜善年十三皆以俊名聞特召試詩賦乃賜殊進士善孝究後又召殊試詩賦論既成權秘書正字秘閣讀書

王夷父父又有簡書將免官夷甫年十七見所繼舅羊祐申陳事狀詞甚俊偉祐不然之夷甫拂衣去祐頽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亂化者必此人

管公明發聲徐州號為神童

許玄度總角秀慧衆稱神童

長邪弋碎編

崔羣字敦詩武城人未冠舉進士陸贄知貢舉梁肖薦  
其有公輔器遂擢甲科

阮元瑜少有雋才應機捷麗嘗就蔡伯喈學蔡歎曰童  
子奇材朗朗無雙

袁憲字德章幼聰敏好學梁武帝撰孔子正言章句詔  
下國學憲十四被召為正言生祭酒到溉愛其風神博  
士周弘正謂憲父君正曰賢子欲策試不君正曰未敢  
令試居數日君正遣門客與憲候弘正將升講坐延憲  
入室授以麈尾令憲豎義時謝岐何安在坐弘正曰二  
賢雖窮粵曠得無憚此後生何謝迺起義端深極理致

憲酬對間敏時覲者重賞憲神色自若辨論有餘終不  
能屈

崔宏字玄伯東武城人少有雋才號白冀州神童

魏書

劉顯字嗣芳沛國相人幼聰敏號神童梁時有沙門訟  
田武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辨徧問莫知顯曰貞文字為  
与上人帝忌出之

許善心多聞默識為當時所稱謂為神童仕隋為秘書  
監嘗製神雀頌文不加點筆不停毫

范昭五人名五龍少時皆稱神童

祖瑩少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之瑩密於灰中藏火父

母寢乃燃之人呼為聖小兒

盧華海青人舉神童累官太子賓客

### 李衛公

李衛公幼時父吉甫每誇其敏捷武相元衡召見問曰  
吾子在家所嗜何書德裕不應翌日元衡以告吉甫責  
之德裕曰武公身為宰相不問理國調陰陽而問所嗜  
書其言不當所以不應

### 三童賦

張純張儼朱異俱童少知名嘗同時詣驃騎將軍朱據  
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因語曰老鄙相聞饑渴甚矣夫

騾裹以迅驟為功鷹隼以輕疾為妙其為吾各賦一物  
然後入坐儼乃賦犬曰守則有嚴出則有獲韓盧宋鵠  
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簟為夏施揖讓而坐君  
子攸宜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  
高墉三人皆隨目便賦成而後坐據大笑悅

### 奇童

開元間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禁中有員儼九歲  
升座詞辯注射帝異之因問童子豈有類志者乎儼跪  
奏有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至帝方與張說觀奕  
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畧





次恪字允讓次達字義則次樊字義起京師號曰公沙  
五龍天下無雙俱見淵明集崔鴻前涼錄辛攀字懷遠  
隴西人父爽尚書郎兄鑿曠弟寶逸皆以才識知名秦  
雍為之語曰五龍一門金友玉昆南宋張景山岱與兄  
太子中舍演新安太守鏡征北將軍永弟廣州刺史辨  
俱知名時人謂之張氏五龍然五龍之稱古初已有春  
秋命曆序云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五姓同期俱駕  
龍號曰五龍按五龍路紀列在秦皇氏之後則其來久  
矣羅莘曰今膚施縣有五龍山蓋其出治之所崔徹兄  
弟險微兄弟俱七人號七龍韓忠獻公德八子綱總絳

繹緯縝維縞多為聞人縝縝皆為宰相維為門下侍郎  
時人以此荀氏八龍北齊王昕王暉王暉王暉王暉兄  
第九人風流蘊藉時號王氏九龍魏張魯有子十人時  
人語曰張氏十龍儒雅溫恭皆兄弟稱龍者也四龍獨  
少唐李亮李訓李叔李脩之子皆為狀元時號四龍雖  
非同胞然出一家一時且俱作狀元亦甚異矣見對類

按晉史下粹  
壺之父也

李膺高自標持後進有升其堂者以為登龍門任昉為  
中丞簪裾輻輳與其宴者號為龍門遊  
徐庶謂先主曰孔明卧龍也庾亮臨江州聞霍湯之風

東帶躡履而詣焉遂表薦之主簿張玄曰此君卧龍不可動也卒於家嵇叔夜嘗着養生論鍾會以舊憾言於文帝曰康卧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當以康為慮耳因譖康欲助母立儉

蔡邕飲至一石嘗醉在路上卧人名曰醉龍陸龜蒙詩思量北海徐劉輩枉向人間號酒龍北海謂孔融徐劉徐邈劉伶也宋纖居酒泉南山弟子受業三千餘人酒泉太守馬岌具威儀鳴鏡鼓造焉纖拒而不見岌嘆曰各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先生人中之龍也

崔鷄許受人號二龍華歆與管寧邴原游學相善時號三人為一龍歆為龍頭寧為龍腹原為龍尾見魏畧二人為一龍魯公亮得龍之脊王安石得龍之睛見相書濟北汜昭戴祈徐宴夏隱劉彬少有異才皆稱神童當桓靈之世號為五龍索靖字幼安少有逸群之量與鄉人汜秉張翹索紉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稱燉煌五龍敬暉袁恕已桓彥範崔玄暉張柬之興復中宗史稱五龍夾日此非兄弟而稱龍者也王伯厚引周生烈子云舜駕五龍以騰唐衢武服九駮以馳文塗此上御也謂五臣九臣此之稱龍則又以馬喻矣其他則不能盡

述人而稱龍其起於夫子老子猶龍之說歟

鄭毅夫未第時夢浴池中化為大龍小兒數十拍手呼

為龍公來既覺猶見其尾曳床間卒于安州貧不克葬

滕元發為郡一日夢毅夫來但見轎中一白龍身首即

毅夫也元發因出俸營窆孫升公談圃

人鳳

兄弟稱三鳳者唐河東薛元敬與從弟收從兄德音而  
已收為長離德音為鶯鶯元敬年最少為雛雛又北史  
齊郡賈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省酬之  
鳳質其衣物時人為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

鳳脫人衣則兄弟雙鳳也若王劭清貧素研味玄曠

桓温稱為鳳雛閔鴻見陸士龍小時即奇之曰此兒若

非龍駒即是鳳雛龐德公目龐士元為鳳雛雖以鳳稱

而非齊美漢書蔡邕崔實號雙鳳雖云並美而非同氣

賽齋瑣綴錄謂泰和徐川與弟貢威時號徐氏三鳳羅

欽順與弟欽德欽忠時號羅氏三鳳盛稱其同胞兄弟

視薛氏族從者過之然此特鄉人一時頌美之辭未必

婉美河東也

北齊崔陵與弟仲文同日受拜時號兩鳳聯飛

翰林五鳳宋白賈黃中李奎呂蒙正蘇簡易太宗時五

人同拜學士時有詩曰五鳳同飛入翰林群書備數

鳳毛

宋謝鳳子超宗為新安王子鸞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帝大嘆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右衛將軍劉道隆聞之出候超宗曰君有鳳毛可一見乎超宗徒號還內道隆待至聞不得乃去齊高阿那肱錄尚書事屬孟夏源師攝祠部以龍見請零那肱驚喜問龍所在作何顏色師曰此是龍星初見理當零祭非謂真龍也那肱曰漢兒強知星宿二事甚可咲○何子容曰鳳毛有兩出處謝超宗故事後人文字中多用之而及王邵

者鮮超宗邵皆晉人也○按世說王劭風姿似其父導桓温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又讀陶穀清異錄陳喬張似之子秋晚並游玄武湖羣鷗將泛似子曰一輪活水瀟湘浦喬子俄顧吏卒曰此白色水禽可作脯否人謂似子半莖鳳毛喬男一堆牛糞

蔡邕崔寔號並鳳玉箱雜記

琅邪代醉編卷之十三終

琅邪代醉編卷之十四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南海金節持父父校

生肖

今人以十二生肖配十二辰為人命所屬莫知所起周  
宇文護留齊其母貽書護曰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  
者屬鼠小者屬兔汝身屬蛇當時已有此語北狄中每  
以十二生肖配年為號所謂狗兒年羊兒年者豈此皆  
胡語耶春風堂隨筆  
十二辰所屬如子鼠丑牛之類人多不解其說王充論

衡問曰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其驗何也  
曰寅木也其禽虎戌土也其禽犬丑未亦土也丑禽牛  
未禽羊木勝土故犬與牛羊為虎所服亥水也其禽豕  
巳火也其禽蛇子亦水也其禽鼠午亦火也其禽馬水  
勝火故豕食蛇火為水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然亦  
有不相勝者水勝火鼠何不逐馬金勝木雞何不啄兔  
土勝水牛羊何不殺豕火勝金蛇何不食獼猴水不勝  
金獼猴何故畏鼠土不勝金獼猴何故畏犬十二辰之  
禽以氣性相克則尤不相應大凡含血之蟲相服至於  
相啖食者以齒牙頓利勦力優劣自相勝服也聽雨按  
紀談

此則生肖所屬漢時已有其說陸儼山謂為當時胡語  
蓋未詳爾

十二月相屬取義子寅辰午申戌俱陽故取相屬之奇  
數以為名鼠五指虎五指龍五指馬單蹄猴五指狗五  
指丑卯巳未酉亥俱陰取屬之偶數牛四爪兔兩爪蛇  
雙舌羊四爪鷄四爪猪四蹄見洪巽漫錄子午卯酉五  
行死處其屬體皆有虧鼠無膽兔無腎馬無胃鷄無肺  
見曾三異因話錄或曰鼠膽在首非無也

### 三十六禽

用修云古者術數又有三十六禽蓋每辰而三世少知

之子則鼠也。編也。燕也。丑則水牛。黃牛。兕牛。寅則虎。豹。兔。卯則兔。狐。貉。辰則龍。蛟。虬。巳則蛇。蚓。蝮。輸。午則馬。鹿。獐。未則羊。犴。鈴。申則猿。猴。狢。酉則鷄。雉。烏。戌則狗。狼。豺。亥則豚也。偷也。蒿。猪也。陶隱居本草注畧引之。李淳風引詩緯推災度以十五國風應十五星禽而以蝮輸屬邶國可謂附會不經矣。然其說自戰國以來有之。雖謬悠孟浪然亦古矣。特著其說以廣異聞。蝮輸今之瓜牛亦穴居者故與蛇蚓同類。邶國區區之地與蝮輸何相干哉。良可發一笑。按用修謂三十六禽為戰國以前有之。蓋因本草註引詩緯也。然諱書似不出於戰國。新莽尚符讖其書大抵多出此時。

本命

逸禮本命篇太古男五十而娶女三十而嫁。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蓋本乎此。書大傳孔子之說亦然。白虎通謂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為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為人母。合為五十。應大衍之數以生萬物也。陽奇而舒故三終陰偶而從陽。故再終三天兩地之道。羅泌曰元氣之所運始于子。立于巳。子者字之始而已者包之始。自子推之男左行三十而立于巳。女右行積二十而合。



之已正陽也陰實從焉是故遂人氏因是而制禮三天  
兩地自然之數也自已而數之男十月毓于寅女十月  
毓于申申為三陰寅為三陽故年運起焉日生于甲月  
生于庚日月東西夫婦之象也甲統于寅庚統于申是  
故陰陽之合必以正將以順性命之理歟羅公此說雖  
似牽合然自是一理故錄之

### 祿命

江湖間談性命者有子平有五星有範圍前定諸類士  
大夫所樂聞者惟子平為庶幾相傳宋有徐子平者精  
於星學後世術士宗之故但稱曰子平然嘗聞之隱者

云子平名居易五季人嘗與麻衣道者陳圖南呂洞濱  
同隱華山蓋異人也今之推子平者祖宋末徐彥昇其  
實非子平也

聽兩  
紀談

韋丹以乘驢易市龜放之江後獲報以命數曰知君要  
問命故輒於天曹錄得一生官祿行止所在聊以為報  
凡有無皆君之命也所貴先知耳後歷官一十七政年  
月日皆不爽由是知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但為天曹秘  
密耳世人瑣瑣却以問之庸鄙術人無乃已疏乎李豫  
亨曰余嘗贈術士云賦形有定安能移假饒先知亦奚  
為足祛世人之惑

宋人好善家無故黑牛生白犢父子無故而盲其後楚  
攻宋丁壯者死老幼皆上城城破皆屠之獨父子盲得  
無果城圍解則父子俱視塞上有善術者馬無故亡入  
胡其父曰何遽不為福乎數月馬歸父曰何遽不為禍  
乎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吊之父曰何遽不為福乎居  
一年胡人入塞丁壯引弦而戰死者十九獨以跛故父  
子相保

淮南子

蔡條云陰陽家流窮五行術數不得為亡至一切聽之  
反棄人事斯失矣先魯公生慶曆之丁亥月當壬寅日  
當壬辰時為辛亥幼時言命者或不多取能道位極人

臣則不過三數及逢時遇主君臣相魚水而後操術者  
人人爭談格旬之高推富貴之繇徒足發賢者之一笑  
大觀改元歲復丁亥東都順天門內有鄭氏者貨粉於  
市家頗贍給俗號鄭粉家偶以正月五日亥時生一子  
歲月日時適與魯公合其家大喜謂且必貴時人亦為  
之傾聳長則恣其所欲為鬪鷄走犬一切不禁始年十  
有八春末携妓從浮浪人躍馬游金明自苑中歸上下  
悉大醉矣馬忽駭入波水中浸而死

鐵圍山叢談

後魏右將軍孫紹引吏部郎中辛雄謂之曰此中諸人  
尋當死盡惟吾與卿猶享富貴未幾有河陰之難紹善

推祿命知者異之在唐則有李虛中後言命者又比虛  
中詳矣宋人記一軍校與趙韓王同年月日時生若韓  
王有大遷除軍校則有大責罰小小陞轉則軍校亦微  
有譴訶然則命亦未可盡信也

餘冬序錄

### 談命

張端義貴耳集數十年來向時之術行者多不驗惟後  
進者術皆奇中有老於談命者下問後進汝今之術即  
我向時之術何汝驗我不驗後進者云向之士大夫之  
命占得祿貴生旺皆是貴人今之士大夫之命多帶刑  
殺衝擊方是貴人汝不見今日為監司郡守帥閫者日

以殺人為事乎老者歎服關於氣運局於方向歲月日  
時之同不足以一槩其吉凶也

魏徵為僕射有二典事之長叅時徵方寢二人窓下平  
章一人曰我等官職總由此老翁一人曰總由天上徵  
聞之作書遣由此老翁者送至侍郎處云與此人一好  
官其人不知出門心痛憑由天上者送書明日引注由  
老翁者被放由天上者得留徵問知其故嘆曰官職祿  
料由天信不誣也朝野僉載

仁宗嘗御便殿有二近侍爭辯聲聞御前仁宗問之曰  
甲言貴賤在命乙言貴賤在至尊帝默然即以二小金

合各書數字藏於中曰先到者保奏給事有勞推恩封  
秘甚嚴先命乙携一往內東門司約及半道命甲携一  
繼往無何內東門司保奏甲推恩問之乃是乙至半道  
足跌傷甚莫能行甲遂先到漫錄  
能改齋

歐陽歸田錄載張堯封家甚貧或相之曰相不過幕職  
然骨貴必舉王封後堯對進士及第終幕職其女溫成  
后貴贈清河郡王夫貴在其身後而事關於生相如此  
唐肅宗后父張去逸少獵渭曲射殺巨蛇驟遇雨電逃  
依野寺方震霆烈火交下之際聞空中曰勿驚僕射震  
火遂散復集又聞空中曰勿驚司空又曰勿驚大尉既

而陰翳廓然終無所損去逸自期當富貴不數年病卒  
官止太僕卿至乾元初以女貴前後三贈官

相法

唐定命錄李嶠昆弟皆年三十卒母憂之問天剛答曰  
神氣清秀壽若不永又請連榻而寢視嶠睡無喘息候  
其出入在耳中遂賀曰必大貴壽是龜息也廣異記云  
魏元忠謁張憬藏待之甚薄質通塞不答公怒拂衣去  
憬藏遽曰君相在怒中當位極人臣素張天下奇術也  
袁非得之睡將以壽為夭張非得之怒將以貴為賤見  
人於目睫間欲斷平生禍福誠難又有因人事而變者

如芝田錄載胡蘆生始不許白中令大貴後因還婦人  
所遺寶帶謂近種陰德位極人臣遜齋閑覽載胡僧始  
言大宋不失甲科後因渡蟻謂手神頓異如活數百萬  
命小宋今歲首捷公不出其下今人盡以禍福委之定  
命可乎鼠璞

史記魏相傳載長安中有善相者田文與韋丞相魏丞  
相邴丞相微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三君皆丞相也其  
後果相代為相唐方技傳載張憬藏善相姚崇李迥秀  
杜景銓從之游憬藏曰三人皆宰相姚貴已而果然高  
智周與來濟郝處俊孫處約同游揚州石仲覽傳舍引

以見相工二曰皆宰相也石氏不及見焉來見貴而未  
塗屯躡高晚達最壽速登者易顛徐進者少患天之道  
也後皆如相工言東齋記事載張鄧公寇萊公張齊賢  
王隨同詣卜肆卜者大驚曰一日之內而有四宰相四  
人相顧笑韓莊敏遺事載少時與冲卿王禹玉同詣天  
祿山人卦鋪二人推莊敏者命云己未七月九日寅時  
生禹玉驚云珪命同也但珪午時天祿云三人皆宰相  
果然

段文昌客遊成都南康與秦釋褐尉賓從後劉闢逐  
佐外邑高崇文收蜀召復舊職指其椅曰此猶不足與

君坐文昌遽請歸闕至興元西鵠鳴驛有僧倚巴山者  
有前識謂文昌曰去日既逢梅藥綻來時應見杏花開  
至京屢陞擢自相位拜劍南節度西至鵠鳴僧已物故  
杏花方盛

### 相形

相形家以人形如物形者佳如班超虎頭燕頤何尚之  
真錄之類是也人生又有為物之精者如杜預蛇精郭  
璞鼃精蕭宗為儋耳龍祿山為猪龍郭見李善文選注天地之  
間人最貴乃為異物之精又以形貌聲音似鳥獸為貴  
何也至於比德則以麟鳳龍虎騏驎為說倚覺寮

### 默坐

劉器之待制對客多默坐往往不交一談至于終日客  
意甚倦或請去輒不聽至留之再三有問之者曰人能  
終日危坐而不欠伸歌側蓋百無一二其能之者必貴  
入也以其言試之人皆驗

### 擇壻

王沂公初就殿試時已有盛名李文靖為相適求壻語  
其夫人曰吾得壻矣乃舉公名曰此人當為公輔是時  
呂文穆亦求姻於沂公公聞文靖言曰李公知我遂從  
李氏唱名果第一晏元獻嘗屬范文正擇壻文正言有

二人一富高一張高善公曰孰優曰富君器業尤遠大  
 遂納富即鄭公也時猶未改名以宰相得宰相衣冠以  
 為盛事為善亦安道舊名孫升公談圃載元獻事頗異  
 公門下有常賣人王青者相術甚精夫人一日呼至堂  
 下相其女曰國夫人也夫人笑曰為我擇一壻青應聲  
 曰有一秀才姓富須做宰相明年狀元及第在興國寺  
 下元獻退朝夫人具道其事使人通好明年富黜于春  
 官元獻大悔未幾中大科恩比狀元即鄭公也青亦有  
 時秀才儀貌甚偉眾以青善相必得非常人青曰吾  
 女命薄安敢適富貴人時生亦非遠到果及第而卒日

相板

原道思精于相木手板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  
 色以手板令道思占之道思曰此雖甚貴然令入多愆  
 忤休祐以褚君詳密求換其板他日彥回侍明帝自  
 稱下官帝性多忌甚不悅休祐具以狀言帝意乃釋

遇

王沐者王涯再從弟也家於江南老而且窮以涯執相  
 權躋躉至京索米傲舍經三十餘月始得一見涯於門  
 屏所望不過一薄尉耳涯潦倒無屬叙之情大和九年  
 秋沐方說其嬖奴以導所欲始召見款曲而許微官處

之自是旦夕造門以俟其命適涯敗露伏法仇士良收其家族沐方在私第被執腰斬

舒中謙元與之族也聰敏慧悟富有春秋元與以源流非遠而禮遇頗厚經歲處元與舍未嘗一日間元與謂

之猶子薦取明經第官歷秘書郎及持相印許清曹末年以非過怒之朔旦伏謁頓不相見日加譴責又為童

僕輩白眼守謙不自安遂致書門下辭往江南翌日辨裝出長安洛嗟蹇分悵悵自失駐馬回望泣涕漣如始

達昭應忽聞元與之禍釋然驚喜當時論者以王舒禍福之異有定分焉

杜陽雜編

盧渥於瀘水逆旅遇宣宗微行意其貴人斂身避之帝呼與相見乃自稱進士盧渥帝請詩卷袖之而去他日

對宰臣語及渥今主司擢第宰臣問渥與主上有何階緣渥具陳其由温庭筠遇宣皇於逆旅不識龍顏傲然

詰之曰公非長史司馬之流帝曰非也又曰得非六參簿將之類帝曰非也明日謫為方城尉制詞有徒負不

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句竟流落而死二人皆遇宣宗而一進一黜雖其自取然亦有幸不幸矣

孟浩然一日從友人入遊翰林院適玄宗至見之詢其所作誦云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玄宗曰卿自棄朕

所作誦云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玄宗曰卿自棄朕

所作誦云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玄宗曰卿自棄朕

所作誦云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玄宗曰卿自棄朕

所作誦云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玄宗曰卿自棄朕

所作誦云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玄宗曰卿自棄朕

所作誦云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玄宗曰卿自棄朕

所作誦云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玄宗曰卿自棄朕



朕何棄卿孟貴見周世宗詢其所作誦云不伐有巢樹  
多移無主花世宗曰朕伐暴吊民何謂有巢無主二子  
皆不蒙錄用終焉王欽若少寒窘依幕府居時章聖以  
壽王尹開封晚過其家見紙屏題有詩其一聯云龍帶  
晚烟歸洞府鴈拖秋色過衡陽甚愛之曰此語落落有  
貴氣遂召見與語因擢致上相由是知人之遇不遇命  
也夫奚得而強哉今世工文章以為進士業者其去取  
於主司蓋亦莫不似此夢蕉詩話

卜筮

洪範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有龜從筮逆之

禮記之筮卜不相襲謂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  
卜以為瀆龜筮在傳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  
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魯穆  
姜徙居東宮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杜預注  
云周禮大卜掌三易雜用連山歸藏二易皆以七八為  
占故言遇艮之八史疑古易遇八為不利故更以周易  
占變爻得隨卦也漢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  
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  
家曰大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  
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則曆卜諸家自古時

不同矣。唐呂才作廣濟陰陽百忌曆，世多用之。近又有三曆會同集，蒐羅殆盡，以擇日一事論之，一年三百六十日，若泥而不通，殆無一日可用也。

占繇

洪容齋曰：周禮大卜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杜子春云：玉兆，顓帝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周兆。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又掌三易之灋，曰連山，曰歸藏，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今獨周易書存，他不復可見。世謂文王重易，六爻為六十四卦，然不知夏商之易已如是矣。左氏所

載，鼂氏占曰：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成季之卜曰：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同復于父，敬如君所。晉獻公驪姬之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嫁伯姬之繇曰：車說其輶，火焚其旗，寇張之狐，姪其從姑。秦伯伐晉曰：于栗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文公納王，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鄆陵之戰，晉侯筮曰：南國賦射其元，王中厥目。宋伐鄭，趙鞅卜救之，遇水適火。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于商。史墨曰：盈水名，子水位，名位敵不可干也。杜氏謂鞅姓盈，宋姓子，蓋言羸與盈同也。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衛莊公卜夢曰：如

卷之十四  
十一

魚與尾衡流而方羊裔焉闔門塞竇乃自後踰此十占  
皆不可得其說故杜元凱云凡筮者用周易則其象可  
推非此而往則臨時占者或取於象或取于氣或取於  
時日王相以成其占若盡附會以爻象則架虛而不經  
可為通論然亦安知非連山歸藏所載乎

龜卜

唐李華謂龜卜之法當廢楊用修極是之用修曰聖王  
以麟鳳龜龍為四靈而獨於龜剝之煮之何其慘也猶  
未毀卵別鳳不留剝胎別孕則麟不遊聖王之世使鳥  
魚鱉咸若而獨忍於龜何耶古者龜筮皆有書孔子

贊易而不贊龜蓋亦欲崇此廢彼也且惠迪從逆吉凶  
在人龜何知焉傳稱武王伐紂卜而龜焦以至仁伐至  
不仁何事於卜卜之不吉將遂止乎其後漢高帝入關  
不聞其卜而後入也文帝將入繼乃猶龜卜賴得吉兆  
若其不吉將遂不行漢之大事去矣史記龜策傳載宋  
元王不忍龜之死反覆千百言元王不忍于龜即齊  
宣王不忍于牛也二王其有仁心哉宣王以羊易牛善  
矣元王聽衛平得龜可霸之說卒殺其龜何曾聞元王  
之興且霸乎用修此論最善愚觀古人雖用龜卜然大  
事用龜小事用筮龜亦未嘗輕用觀漆雕期對孔子臧

氏家有龜文仲三年一兆武仲三年二兆孺子容三年  
三兆是也後世小事亦卜而每每響應於貶鬻奸宄之  
徒故龜之應愈靈而其受剝剔之禍愈甚若以子服惠  
伯所謂忠信之事則可推之龜之靈乃其所以不靈也  
易言天生神物謂著與龜今著草不生久矣而筮未嘗  
廢占者亦未嘗不驗然則决疑者亦豈必龜哉

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  
以威儀卜沈尹氏以致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如響蓋  
精誠既極鬼神從而感應故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  
李廓王建皆有鏡聽詞鏡聽今之響卜也

金燈山趾有淵每歲人日郡守於此修油卜故事謂以  
油洒水面觀其文驗一歲之豐歉山任又池陽上巳日  
婦人以薺花點油祝而洒之水中若成龍鳳花卉之狀  
則吉謂之油花卜圖經

西京壽安縣有墨石山神祠頗靈神龍中前用瓦子  
過客投之以卜休咎仰為吉覆為凶南部新書

燕北雜記契丹行軍用艾和馬糞於白羊琵琶骨上灸  
破為吉不破為凶一云韃靼占卜用羊脾骨以鐵稚火  
錐之視其兆折以决大事遼東志扶餘國有軍事則祭  
天殺牛觀蹄以占解者為凶合者為吉壯戶錄邕之南

有鷄卵卜又云南方除夜及將發船皆殺鷄擇骨為卜  
 學齋佔傳云今之瓦卜蓋有取於周之瓦兆古法也小  
 說雜書傳虎卜馬卜紫姑卜牛蹄卜鷄骨卜雖不法於  
 著龜亦有可稱者今滇中夷羅一切事疑不能決輒請  
 巫師殺鷄籤其腿骨穴斜五多少以卜吉凶巫師曰大  
 奚婆一曰朶弓薄其法特神驗云羊脾骨卜見孟  
 琪崇禎傳錄  
 宋太祖時或詣司天監苗光裔卜苗布策成卦曰當遷  
 徙問損人丁否曰無害又一人占如前又一人占亦如  
 前苗疑之起執其裾問為何物其人不得已對曰我金  
 也前二人吾祖若父也今朝廷廣池且及吾穴

恐見殺故來問耳苗釋之即以表聞已而掘池得龜數  
 十萬下令不得傷一龜悉輦送他水聶心遠云或謂物  
 之靈無如龜故決嫌疑定猶豫必問之龜今禍福休咎  
 龜不自知又決之人人靈乎龜靈乎此事見齊賢集

虎筮風卜

有神巫能結壇召虎人有疑罪令登壇有罪者虎傷無  
 罪者不顧名虎筮出朝野食載嶺南人有病以風卜之  
 向身為吉背身為凶出西陽雜俎

卜錢

擲卦以錢起於嚴君平唐詩岸織女支磯石并有君

平擲卦錢

都少卿玄敬嘗言家有宋板京房易傳得於鄱陽余少  
宰子積者於易無所發明蓋亦自成一家言卦分世應  
起星氣筭位即今世錢卜五鄉六親之術小數也而文  
理微密比太玄頗為簡易云中和堂隨筆然則擲卦以錢或  
者其起於京氏乎

筮易以著古法也近世以錢擲爻欲其簡便要不能盡  
卜筮之道自昔以錢之有字者為陰無字者為陽故兩  
背為拆二畫也兩字為單一畫也朱文公以為錢之有  
字者為面無字者為背凡物面皆屬陽背皆屬陰反背

法而用之故建安諸學者悉主其說或謂古者鑄金為  
其曰刀曰泉其陰或紀國號如鏡陰之有款識也一以  
為陰一以為陽未知孰是袞疑說論

勾陳騰蛇

楊用修曰今之易卜以甲乙起青龍丙丁起朱雀戊起  
勾陳巳起騰蛇庚辛起白虎壬癸起玄武蓋不通理者  
遷就之敝戊巳同為土豈可分為二騰蛇為北方水獸  
何以移之中央乎今定其次戊巳共起陰而壬起騰  
蛇癸起玄武得其當矣何也北方之次於卦為艮有終  
萬物始萬物之意於方為北又為朔於人身為腎有左

泉刀曰泉

卷之七

三

右於器為權衡於物為龜蛇於色為玄黑於官為修熙  
於四德為貞正而固亦兩事也於太玄周蒙直酋冥以  
配四時而冬兼酋冥且壬為陽水以騰蛇之雄配癸為  
陰水以玄武之雌配不易之道也此誤千餘年矣卜之  
不驗豈不由此

占鼎

孔子家語載孔子嘗使子貢久而不返占之遇鼎弟子  
皆言無足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孔子曰回笑是謂鼎必  
來也固問曰何以知賜來對曰無足者蓋乘舟而來賜  
且至矣明旦子貢乘潮至

西域胡

漢書武帝穿昆明池得黑灰有外國胡云此是天地劫  
灰之餘也問東方朔朔信然高僧傳漢武帝穿昆明池底  
得黑灰問東方朔朔云可問西域胡至明帝時天竺人  
法蘭至眾人追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灰是  
也西溪叢語載孫天舉云嘗見吳天用家藏一易書不  
知何人作云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乾坤有毀時故終之  
以未濟蓋乾坤毀則有水火之災水之災多在東南火  
之災多在西北故西北多灰山東南多水東南之山皆  
水衝激而成有連亘三四百里而不絕者乃地脉也後

兵火失其書亦不能盡記其說武帝穿昆明池正西北方地也

卜伐

木韜曰文王使散宜生占卜伐殷吉乎不吉鑽龜龜不兆數箸箸交而折散宜生因曰不祥不可以舉也太公進曰非子所及聖人天地之道承衰亂而起龜者枯骨箸者朽草不足以辨吉凶春秋傳曰吉凶由人也○感應經朽骨枯草安知凶吉本此

卜郭璞

郭璞少通易郭璞見而歎曰吾弗如也柰何不免兵厄

郭曰吾四十一為卿將當受禍耳吾亦未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營之未見免兆郭曰子勿為公吏可免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不能免卿將也後郭為劉聰軍將敗死晉陽而璞亦以公吏為王敦所殺二人之術精矣人惟不知禍故不及避二人知之而卒不免此非一定之數耶龍門之隱郭終不出則持節北平之命自不相及璞失身為敦參軍而復為嶠亮筮豈得不致其疑郭謂璞不為公吏可免郭被聰一召即行何也璞之言不能免則何為甚營之裸身被髮雪刀諷馭營免之策止于是耶殺身之禍二人知之而卒不免也

良平編



術雖精何益而人復從而請其術不已惑乎

### 建除

建除十二辰史漢曆書皆不載日者列傳但有建除家以為不吉一句惟淮南鴻烈解天文訓篇云寅為建卯為除辰為滿巳為平主生午為定未為執主陷申為破主衡酉為危主杓戌為成主少德亥為收主大德子為開主太歲丑為閉主太陰今會元官曆每月遇建平破收日皆不用以建為月陽破為月對平收隨陰陽月遞互為魁罡也酉陽襟姐夢篇云周禮以日月星辰各占六夢謂日有甲乙月有建破今注無此語正義曰案堪

輿言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於巳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是為陽破陰陰破陽今不知何書所載但又以十干為破未之前聞也容齋續筆

### 旺氣

誠意公嘗過吳門中夜聞撞木聲以問左右曰某人上梁也又問其家貧富及屋之豐儉曰貧家數楹屋耳公嘆曰擇日人術精乃爾又曰惜哉其不久也左右問故公曰此日此時上梁最吉家當大發然必巨室乃可若貧家驟富必復更置此屋旺氣一去其衰可待也其後家生計日裕不數歲藏銀百萬果徹屋廣之未久遂貧

玉牙仁壽編  
落如故續已編

三瓦

東園客談云予家有堂名樂全虞奎章為予記之朝之大夫士咸為歌詩翰林陳衆仲有能守不成三瓦戒樂全長得葆天均之句虞公見之未解三瓦之說俾詢之衆仲云出史記龜策傳注公深服其博記且云誠所不及夫以公之學問文章負天下重望而於一節之記間猶惓惓服善如此世之寡陋疾才者聞此能無愧乎○按三瓦文記龜策傳褚先生曰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成三瓦而陳之註徐廣云一云為屋成欠三瓦而棟之

然則三瓦傳也非註也衆仲謂注考亦未詳

仕宦多忌瓦日不赴官人多不曉瓦之義或云兀字九上豚齋官忌初四初七十六日十九日名曰不祥日閑覽

堪輿

霏雪錄載嘗見有作東謝卜地人用羊眠鶴飛事乃章得象母練氏常活建州一城之命其後子孫衣冠相繼世傳白羊眠處鷓鴣啼章家墳是也又孫鍾設瓜三異人示鍾葬地已而皆化白鶴飛去鍾于其處葬其母後權亮休時四世鼎峙于吳

陶侃傳微時丁艱將葬忽失牛見一父老曰前岡見一

牛休山塢中其地葬者位極人臣又云世出二千石言  
訖不見侃尋牛因得地葬後為大尉三世為益州刺史  
盧氏雜說唐僧泓師云永寧坊東南是玉杯地安邑里  
西是金盞地白孔六帖

宅兆

唐子西曰古人建都邑立室家未有不擇地者如書達  
觀新邑營卜灑澗之東西詩升虛望楚降觀于桑度其  
隰原觀其流泉蓋自三代時已然矣今凡通都會府山  
水固皆翕聚至於百家之邑十室之市亦必倚山帶澤  
氣象回合若風氣虧疏山水飛走則必無人煙起聚此

誠不可不擇也乃若葬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  
古人之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謹重親之  
遺體使他日不為城邑道路溝渠耳借曰精擇亦不過  
欲其山水回合草木茂盛使親之遺體得安耳豈藉此  
以求福利乎郭璞謂本體乘氣遺體受蔭夫銅山西崩  
靈鍾東應木花於山東牙於室此皆生氣相感也若死  
者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耶世人惑其說有十數  
年不葬親者有既葬而相之至三至四者有因地致訟  
棺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骨肉化為仇讎者皆鑿之  
書為之也且人生貧富貴賤夭壽謂之天命不可改也

良下

卷之四

三

如璞之說上帝之命反制於一抔之土矣揚誠齋嘗言  
葬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利其子孫乃身不免刑戮而  
子孫卒以哀微則是其說已不驗於其身而後世方且  
誦其遺書而尊信之不亦惑乎今之術者言墳墓若有  
席帽山子孫必為侍從官蓋以侍從重戴故也然唐時  
席帽乃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得離身之句本朝都  
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  
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則有此山何賤於唐而貴於今  
耶近時京邑相仲遠豫章人也掘起寒微祖父皆火化  
無墳墓每寒食則野祭而已是豈因風水而貴哉

孔氏傳云朱海卷之葬用懸棺法術家云斯文不墜可  
謂好奇癸辛雜集禮記懸棺而窆人豈有非之者蓋言自止  
而下耳

金山山北有鑿石為冢深十餘丈隧長三十丈傍却入  
為堂三方云得白兔不葬更葬南山鑿而得金故曰金

山東漢書地理志

家語來公問曰寡人聞東益宅不祥信矣孔子對曰不  
祥有五而東益宅不與焉夫損人而自益身之不祥也  
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而任不肖國之不祥也  
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愚者擅權

天下之不祥也。不祥有五，而東謚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為命也。淮南子：哀公欲西益宅，吏爭之，以為西益宅不祥。哀公怒，左右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曰：吾欲益宅而吏以為不祥，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欲無節，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不西益宅，益宅蓋一事而有東西之異。孔子及宰折睢所言不同，豈記者得之傳聞而誤邪？風俗通曰：宅不西益，俗說西者為上，上益宅者妨家長。

遁法

游用之曰：兵家遁法，即白法也。開休生三門為吉，開閉六白，休即一白，生即八白也。

拘忌

今之仕人，率多拘忌。凡營造婚葬往來，必選日卜時，有違礙則以為不吉。坐客言笑，偶犯所諱，輒終身讐之。及見東漢順帝時，廷尉吳雄自孤宦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喪母塋，人所不封土者，塋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及。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為法名家，肅宗時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亦不恤諱忌，每

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  
祿益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  
世魯相三葉皆為司隸特稱其盛桓帝時汝南有陳伯  
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行路聞  
凶便解駕留止還舍觸忌則寄宿鄉亭年老方舉孝廉  
後坐女壻亡吏太守邵夔怒而殺之時人多談為證因  
錄之以開世俗一禁云

陰陽忌諱固不足泥然亦有不可略者嘗記丁顧言少  
卿云昔遊宦蜀中至官有期駐舟江潯游憇山寺遇老  
僧問丁公何為而至丁具以之官告又問期在何時丁  
又以告僧曰是所謂兀日可不視事弗避之君必以事  
去君笑而不應既至官月餘竟以事免歸丁深異之於  
是復道故處從僧謁其術丁屢以語公臨治頗用之

國客  
談

東園

汝南陳敬伯路逢歸忌必反郵亭後坐誅無禁忌者多  
談為謬注云四孟在壬四仲在寅四季在子今陰陽書  
云辰戌丑未月子日寅申巳亥月丑日子午卯酉月寅  
日與舊法不同故不足信也

西溪叢語

夢

竹書紀年註載堯有聖德封於唐夢攀天而上舜耕於

歷夢眉長與髮等遂登庸

岳生李生各祈夢於七曲山梓潼祠祈功名事夢俱至王者前忽一人下殿傳旨曰汝二人皆可貴但身與頭不相稱因引至廊下用斧兩易其頭歸見妻子皆駭然及問平日家庭事應對皆無舛乃稍安後二人俱登科賈弼夢人易其頭還能半面啼半面笑徐郎中夢神人攜一竹籃鼻視徐曰形相不薄但鼻曲而小乃剗其鼻安一鼻神笑曰好一正郎鼻也徐鼻自平端正歷官正郎周必大夢一判官曰此人多陰德當位宰相奈貌陋何鬼請為作帝三景數日一相士邂逅於門外將其髮

曰帝王鬚真宰相也必大大驚

占夢

周宣善占夢魏太史問之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答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宣曰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欲墮車折脚宜戒慎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曰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逐火起已而太史語宣曰前夜之時皆不夢也聊試卿耳何以皆驗宣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又問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祭祀既訖則

芻狗為車所轆故中夢當墮車折脚也芻狗既轆之後必載以為樵故後夢應失火也

元厚之絳少時夢人告之異日為翰林學士兄弟數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熙寧中厚之除學士時先後同入院者韓琦國維陳和叔繹鄧文約純楊元素繪并厚之五人名皆從系起始信弟兄之說

蔡茂為廣漢守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取之得中穗復失之以問郭賀賀慶曰大殿者官府之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也得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為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也衮職有闕君其禘之

日代戴涉為司徒本傳

### 術數

趙達嘗過知故為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又無嘉肴達因取盤中隻箸再三縱橫之乃言卿東壁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主人慙曰以卿善射有無欲相試爾遂出酒酣飲

晉陽館中有蠕蠕客同館胡沙門指語綦母懷文云此人別有異筭術時庭中棗樹方實令布筭即知其數并赤白若干惟少一子叨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

安定蓋真玄菟曹元理並明筭術皆成帝時人元理嘗



五牙... 卷之十四  
從其友人陳廣漢廣漢曰吾有二困米忘其石數子為計之元理以食筋十餘轉曰東困七百四十九石二升七合又十餘轉曰西困六百九十七石八斗遂大畧困門後出米西困六百九十七石七斗九升中有一鼠大堪一升東困不差圭合元理後歲復過廣漢廣漢以數告之元理以手擊牀曰遂不知鼠之殊米不如剥面皮矣廣漢為之取酒鹿脯數片元理復算曰諸蔗二十五區應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蹲鴟三十七畝應收六百七十三石千牛產二百犢萬雞將五萬雞羊豕鵝鴨皆道其數吳蘇肴較悉知其所乃曰此資業之廣何供饋

之偏耶廣漢慙曰有舍卒客無舍卒主人元理曰俎上蒸豕一頭厨中荔枝一椽皆可為設廣漢再拜謝畢自入取之盡日為歡其術傳李南南傳項瑄瑄傳子陸皆得其分數而失玄妙焉西京雜記  
李宗回與客入關因正旦日將謁華陰縣令客曰明日與公各飲椒醑酒一杯食五般餛飩不得飯明日見令令曰二公衝寒且速暖酒來仍著椒醑良久女奴與令耳語令曰總者來謂二客曰小女嘗言不令我幹家事某作惱枝遺歲節飲食適云五般餛飩煮何者某令總者來二客食盡忽報勅使到縣令驚忙揖客去竟不得飯

史逸

明皇時有術士判人食物一一先定李栖筠曰明日者  
某食何物曰大夫合食兩盤饊糜二十椀橘皮湯平明  
有勅召對上以金盤盛新糯米饊糜賜之栖筠對御不  
敢不盡帝大喜曰卿食甚美更賜一盤又盡既歸病霍  
亂諸物皆絕口飲橘皮湯二十椀方愈史逸

食祿

韓晉公滉在中書嘗召一吏不時至怒將撻之吏曰某  
有所屬不得遽至乞寬其罪晉公曰宰相之吏更屬何  
人吏曰無屬陰司晉公以為不誠怒曰既屬陰司有何

所主吏曰主三品以上食料晉公曰若然某明日當以  
何食吏曰此非細事不可顯之請疏於紙過後為驗明  
且有詔命既對適遇太官進食有饊糜一器上以其半  
賜晉公食之美又賜之既退而腹脹歸私第召醫者視  
之曰食物所擁宜少服橘皮湯至夜可啗漿水粥明旦  
疾愈思前夕吏言視其書則皆如其說公因復問人間  
之食皆有籍也答曰三品已上日支五品已上而有權  
位者旬支凡六品至九品者季支其有不食祿者歲支

圖識

光武令尹敏較圖識敏曰識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

良平

王莽傳  
鄙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因其缺文增之  
曰君無口為漢輔帝怪之問其故敏曰臣見前人增損  
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帝深非之竟不罪敏敏此事  
謂之滑稽玩世亦可謂之託焉以諷亦可光武所以不  
罪敏豈以一問首服為可怒耶抑心知圖讖為世俗所  
增損如敏者甚多姑欲遂非耶桓譚論讖意與敏同及  
出為郡丞忽忽不樂道病卒不得其言則去亦是常理  
何至憂戚殞生猗覺察

漢高祖過栢人欲宿心動問縣名曰栢人栢人者迫於  
人也不速而去後貫高事覺武帝微行至栢谷遂為老

父所窘幸而得免後漢岑彭伐蜀至彭亡遇刺客而死

賈固屯於射犬巫戒之曰將軍字白菟菟見犬必驚不

宜屯此固不從司空曰兔入犬城且當取遂進軍擊平

之漢獻春秋唐馬燧討李懷光至一村曰壞懷村喜曰吾誅

懷光必矣遼主德光伐晉回至殺胡林而仁宋吳璘與

金人戰大敗之於興州之殺金坪澶淵之役亦以宋捷

為吉兆吉武穆討楊么時么據洞庭出沒不可測偶獲

一謀者問其巢穴對曰險阻安可入惟飛乃能入爾武

穆大笑曰天遣汝為此言一戰平之蓋用兵行師一得

吉兆亦足以壯三軍之氣重耳出奔乞食於野人野人

與之塊此本相戲而子犯乃曰天賜也却從吉兆上去  
蓋以堅從三者之心如狐鳴魚書之類至詐為吉兆以  
動眾若老嫗赤帝之稱苜蓿雲氣之瑞安得不使豪傑  
之景從乎近日廣西馬少叅珰與叅將同姓者征徭至  
雙倒馬關皆沒于賊辰濠反至安慶舟泊黃石磯江西  
人呼黃如王音嘆我應失機于此遂就禽

嶺外廖光圖自韶陽叛歸長沙馬殷以其豪而眾多將  
拒不納或曰廖者料也馬得料必肥是國家強伯之兆  
遂待以禮因其謀使部將李勳擊南越拔管桂十八城  
劉龔懼而乞盟勳勇壯絕倫人號為李老忠三蔡新錄

前定

唐王侍中處回一旦有道士携花子二粒種之遂巡花  
漸長漸開已乃爛然道士曰此仙家旌節花也公當富  
貴之兆處回官至太傅野史人

唐李固言嘗行古柳下聞指聲問之應曰吾柳神九列  
君也用柳汴染子衣科第無疑得藍袍當以棗糕祀我  
固言許之未久狀元及第三峯集

李德裕自言二遇異人入禁苑居相位領節制皆與之  
協不差歲月惟謫南荒未嘗有知之豈禍患不可移神

所秘耶職官分紀

即那八卒局

卷之二

三

王猛少貧嘗鬻菴為事嘗至洛陽有人置菴曰家在此可  
隨取直隨至深山中見一老翁坐胡牀從十許人引猛  
進曰大司馬公可進猛拜翁曰王公何緣拜即十倍售  
菴送出山顧視乃嵩山晉中興書

桑道茂初為供奉李晟為神策小將道茂曰某姓命當  
在公手能赦之否晟笑曰供奉見侮乃爾道茂懷中取  
一紙云所犯罪懋乃是逼迫伏乞恩慈判命全宥晟笑  
曰遣某道何語道茂乞云准狀特放晟為書之後朱泚  
反晟復京城收從逆數百人置旗下道茂大呼曰某有  
狀取視之乃昔年所書也晟驚寤釋放以為上客逸史按

道茂知禍而不自避必待西平豈數不可逃耶亦異矣  
開元中吏部令史馬適秦年滿當選侍郎裴光庭以本  
銓舊吏問其所欲適秦曰某官已定不敢復有所覬光  
庭曰當在我之得知之遊秦不答光庭曰既知可以言  
乎遊秦曰此可誌之未可言也乃命疏其事自藏於楹  
棟間期注唱後發之後老君見於驪山鑾輿親幸其地  
因改會昌縣為昭應縣光庭以舊無昭應之名謂遊秦  
莫得而知也遂補其縣錄事及唱官之日發棟間所誌

則如言爾續前定錄

識語

福州舊有識云獅兒走狗兒啾啾元在門首皆莫曉至黃朴賜第之年元日其家相對屋上瓦獅墮地群犬從而吠之已而黃魁天下韋居聽與

盧嬰劉甲

唐有盧嬰氣質文貌皆足過人人與之交必遭橫禍時元伯和為軍馬聞而不信召與之飲宴未終而節度陳少游已遣軍吏縛伯和去矣或以告少游少游亦不信曰伯和自有罪嬰何預焉吾將薦而官之及至潼關則上已幸奉天矣又有劉甲者亦如嬰之為人人與之交必及於禍士子王建獨謂不然甲聞之大喜急往謝之

相與談論久之乃退未幾建遂失火人因目為鴛鴦或遇諸塗無不急走遠避李豫亨曰此非由先世夙因何以致然余謂士人交遊自宜慎擇與非其人漸入邪回人非鬼責有固然者若無因而致如盧嬰劉甲終不可信未必然之禍而棄之也

夏侯孜相國未偶伶俜風塵蹇驢無故墜井每入朝士之門舍逆旅之館多有齟齬時人號曰不利市秀才後登將相何先塞而後通也北夢瑣言

道春魚之

聖朝御書

卷之古

